

孙搴，字彦举，乐安人也。少厉志勤学，自检校御史再迁国子助教。太保崔光引修国史，频历行台郎，以文才著称。崔祖螭反，搴预焉，逃于王元景家，遇赦乃出。孙腾以宗情荐之，未被知也。会高祖西讨，登风陵，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、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，二人皆辞，请以搴自代。高祖引搴入帐，自为吹火，催促之。搴援笔立成，其文甚美。高祖大悦，即署相府主簿，专典文笔。又能通鲜卑语，兼宣传号令。当烦剧之任，大见赏重。赐妻韦氏，既士人子女，又兼色貌，时人荣之。寻除左光禄大夫，常领主簿。

世宗初欲之邺，总知朝政，高祖以其年少未许。搴为致言，乃果行。恃此自乞特进，世宗但加散骑常侍。时又大括燕、恒、云、朔、显、蔚、二夏州、高平、平凉之民以为军士，逃隐者身及主人、三长、守令罪以大辟，没入其家。于是所获甚众，搴之计也。

搴学浅而行薄，邢邵尝谓之曰：“更须读书。”搴曰：“我精骑三千，足敌君嬴卒数万。”尝服棘刺丸，李谐等调之曰：“卿棘刺应自足，何假外求。”坐者皆笑。司马子如与高季式召搴饮酒，醉甚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高祖亲临之。子如叩头请罪，高祖曰：“折我右臂，仰觅好替还我。”子如举魏收、季式举陈元康，以继搴焉。赠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、青州刺史。

陈元康，字长猷，广宗人也。父终德，魏济阴内史，终于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元康贵，赠冀州刺史，谥曰贞。元康颇涉文史，机敏有干用。魏正光五年，从尚书令李崇北伐，以军功赐爵临清县男。普泰中，除主书，加威烈将军。天平元年，修起居注。二年，迁司徒府记室参军，尤为府公高昂所信。后出为瀛州开府司马，加辅国将军。所历皆为称职，高祖闻而征焉。稍被任使，以为相府功曹参军，内掌机密。

高祖经纶大业，军务烦广，元康承受意旨，甚济速用。性又柔谨，通解世事。高祖尝怒世宗于内，亲加毆蹋，极口骂之。出以告元康，元康谏曰：“王教训世子，自有礼法，仪刑式瞻，岂宜至是。”言辞恳恳，至于流涕。高祖从此为之愆忿。时或恚挞，辄曰：“勿使元康知之。”其敬惮如此。高仲密之叛，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，将杀暹。世宗匿而为之谏请。高祖曰：“我为舍其命，须与苦手。”世宗乃出暹而谓元康曰：“卿若使崔得杖，无相见也。”暹在廷，解衣将受罚，元康趋入，历阶而升，且言曰：“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，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？”高祖从而宥焉。世宗入辅京室，崔暹、崔季舒、崔昂等并被任使，张亮、张徽纂并高祖所待遇，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。时人语曰：“三崔二张，不如一康。”魏尚书仆射范阳卢道虞女为右卫将军郭琼子妇，琼以死罪没官，高祖启以赐元康为妻，元康乃弃故妇李氏，识者非之。元康便辟善事人，希颜候意，多有进举，而不能平心处物，溺于财利，受纳金帛，不可胜纪，放责交易，遍于州郡，为清论所讥。

从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，大会诸将，议进退之策。咸以为野无青草，人马疲瘦，不可远追。元康曰：“两雄交战，岁月已久，今得大捷，便是天授，时不可失，必须乘胜追之。”高祖曰：“若遇伏兵，孤何以济？”元康曰：“王前涉沙苑还军，彼尚无伏，今奔败若此，何能远谋。若舍而不追，必成后患。”高祖竟不从。以功封安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寻除平南将军、通直常侍，转大行台郎中，徙右丞。及高祖疾笃，谓世宗曰：“邙山之战，不用元康之言，方貽汝患。以此为恨，死不瞑目。”高祖崩，秘不发丧，唯元康知之。

世宗嗣事，又见任待。拜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，别封昌国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侯景反，世宗逼于诸将，欲杀崔暹以谢之，密语元康。元康谏曰：“今四海未清，纲纪已定，若以数将在外，苟悦其心，枉杀无辜，亏废刑典，岂直上负天神，何以下安黎庶？晁错前事，愿公慎之。”世宗乃止。高岳讨侯景未克，世宗欲遣潘相乐副之。元康曰：“相乐缓于机变，不如慕容绍宗，且先王有命，称其堪敌侯景，公但推赤心于此人，则侯景不足忧也。”是时绍宗在远，世宗欲召见之，恐其惊叛。元康曰：“绍宗知元康特蒙顾待，新使人来饷金，以致其诚款。元康欲安其意，故受之而厚答其书。保无异也。”世宗乃任绍宗，遂以破景。赏元康金五十斤。王思政入颍城，诸将攻之不能拔，元康进计于世宗曰：“公匡辅朝政，未有殊功，虽败侯景，本非外贼。今颍城将陷，原公

因而乘之，足以取威定业。”世宗令元康驰驿观之。复命曰：“必可拔。”世宗于是亲征，既至而克，赏元康金百铤。

初，魏朝授世宗相国、齐王，世宗频让不受。乃召诸将及元康等密议之，诸将皆劝世宗恭应朝命，元康以为未可。又谓魏收曰：“观诸人语，专欲误王。我向已启王，受朝命，置官僚，元康叨忝或得黄门郎，但时事未可耳。”崔暹因问之，荐陆元规为大行台郎，欲以分元康权也。元康既贪货贿，世宗内渐嫌之，元康颇亦自惧。又欲用为中书令，以闲地处之，事未施行。

属世宗将受魏禅，元康与杨愔、崔季舒并在世宗坐，将大迁除朝士，共品藻之。世宗家苍头奴兰固成先掌厨膳，甚被宠昵。先是，世宗杖之数十，其人性躁，又恃旧恩，遂大忿恚，与其同事阿改谋害世宗。阿改时事显祖，常执刀随从，云若闻东斋叫声，即以加刃于显祖。是日值魏帝初建东宫，群官拜表。事罢，显祖出东止车门，别有所之，未还而难作。固成因进食，置刀于盘下而杀世宗。元康以身扞蔽，被刺伤重，至夜而终，时年四十三。杨愔狼狈走出，季舒逃匿于厕，库直纆奚舍乐扞贼死。是时秘世宗凶问，故殡元康于宫中，托以出使南境，虚除中书令。明年，乃诏曰：“元康识超往哲，才极时英，千仞莫窥，万顷难测。综核戎政，弥纶霸道，草昧邵陵之谋，翼赞河阳之会，运筹定策，尽力尽心，进忠补过，亡家殉国，扫平逋寇，廓清荆楚，申、甫之在隆周，子房之处盛汉，旷世同规，殊年共美。大业未融，山隤奄及，悼伤既切，宜崇茂典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瀛殷沧五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追封武邑县一千户，旧封并如故，谥曰文穆。赠物一千二百段。大鸿胪监丧事。凶礼所须，随由公给。”元康母李氏，元康卒后，哀感发病而终，赠广宗郡君，谥曰贞昭。

元康子善藏，温雅有鉴裁，武平末，假仪同三司、给事黄门侍郎。隋开皇中，尚书礼部侍郎。大业初，卒于彭城郡赞治。

元康弟谌，官至大鸿胪。次季璩，巨鹿太守，转冀州别驾。平秦王归彦反，季璩守节不从，因而遇害。赠卫尉卿、赵州刺史。

杜弼，字辅玄，中山曲阳人也，小字辅国。自序云，本京兆杜陵人，九世祖鹜，晋散骑常侍，因使没赵，遂家焉。祖彦衡，淮南太守。父慈度，繁峙令。弼幼聪敏，家贫无书，年十二，寄郡学受业，讲授之祭，师每奇之。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，简试诸生，见而策问，义解闲明，应答如响，大为琛所叹异。其子宽与弼为友。州牧任城王澄闻而召问，深相嗟赏，许以王佐之才。澄、琛还洛，称之于朝，丞相高阳王等多相招命。

延昌中，以军功起家，除广武将军、恒州征虏府墨曹参军，典管记。弼长于笔札，每为时辈所推。孝昌初，除太学博士，带广阳王骠骑府法曹行参军，行台度支郎中。还，除光州曲城令。为政清静，务尽仁恕，词讼止息，远近称之。时天下多难，盗贼充斥，征召兵役，途多亡叛，朝廷患之。乃令兵人所赍戎具，道别车载；又令县令自送军所。时光州发兵，弼送所部达北海郡，州兵一时散亡，唯弼所送不动。他境叛兵并来攻劫，欲与同去。弼率所领亲兵格斗，终莫肯从，遂得俱达军所。军司崔钟以状上闻。其得人心如此。普泰中，吏曹下访守令尤异，弼已代还，东莱太守王昕以弼应访。弼父在乡，为贼所害，弼行丧六年。以常调除御史，加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领内正字。台中弹奏，皆弼所为。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，委弼覆察，然后施行。

迁中军将军、北豫州、骠骑大将军府司马。未之官，仪同窦泰总戎西伐，诏弼为泰监军。及泰失利自杀，弼与其徒六人走还，陕州刺史刘贵锁送晋阳。高祖诘之曰：“窦中尉此行，吾前具有法用，乃违吾语，自取败亡。尔何由不一言谏争也？”弼对曰：“刀笔小生，唯文墨薄技，便宜之事，议所不及。”高祖益怒。赖房谏而获免。左迁下灌镇司马。

元象初，高祖征弼为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，署记室事，转大行台郎中，寻加镇南将军。高祖又引弼典掌机密，甚见信待。或有造次不及书教，直付空纸，即令宣读。弼尝承间密劝高祖受魏禅，高祖举杖击走之。相府法曹辛子炎谄事，云须取署，子炎读“署”为“树”。高祖大怒曰：“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！”杖之于前。弼进曰：“《礼》，二名不偏讳，孔子言“微”不言“在”，言“在”不言“微”。子炎之罪，理或可恕。”高祖骂之曰：“眼看人瞋，乃复牵经引《礼》！”叱令出去。弼行十步许，呼还，子炎亦蒙释宥。世子在京闻之，语杨愔曰：“王左右赖有此人方正，庶天下皆蒙其利，岂独吾家也。”

弼以文武在位，罕有廉洁，言之于高祖。高祖曰：“弼来，我语尔。天下浊乱，习俗已久。今督将家属多

在关西，黑獭常相招诱，人情去留未定。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，专事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。我若急作法网，不相饶借，恐督将尽投黑獭，士子悉奔萧衍，则人物流散，何以为国？尔宜少待，吾不忘之。”及将有沙苑之役，弼又请先除内贼，却讨外寇。高祖问内贼是谁。弼曰：“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。”高祖不答，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，举刀按槊以夹道，使弼冒出其间，曰：“必无伤也。”弼战栗汗流。高祖然后喻之曰：“箭虽注不射，刀虽举不击，槊虽按不刺，尔犹顿丧魂胆。诸勋人身触锋刃，百死一生，纵其贪鄙，所取处大，不可同之循常例也。”弼于时大恐，因顿颡谢曰：“愚痴无智，不识至理，今蒙开晓，始见圣达之心。”

后从高祖破西魏于邙山，命为露布，弼手即书绢，曾不起草。以功赐爵定阳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。奉使诣阙，魏帝见之于九龙殿，曰：“朕始读《庄子》，便值秦名，定是体道得真，玄同齐物。闻卿精学，聊有所问。经中佛性、法性为一为异？”弼对曰：“佛性法性，止是一理。”诏又问曰：“佛性既非法性，何得为一？”对曰：“性无不在，故不说二。”诏又问曰：“说者皆言法性宽，佛性狭，宽狭既别，非二如何？”弼又对曰：“在宽成宽，在狭成狭，若论性体，非宽非狭。”诏问曰：“既言成宽成狭，何得非宽非狭？若定是狭，亦不能成宽。”对曰：“以非宽狭，故能成宽狭，宽狭所成虽异，能成恒一。”上悦称善。乃引入经书库，赐《地持经》一部，帛一百匹。平阳公淹为并州刺史，高祖又命弼带并州骠骑府长史。

弼性好名理，探味玄宗，自在军旅，带经从役。注老子《道德经》二卷，表上之曰：“臣闻乘风理弋，追逸羽于高云；临波命钩，引沉鳞于大壑。苟得其道，为工其事，在物既尔，理亦固然。窃惟《道》、《德》二经，阐明幽极，旨冥动寂，用周凡圣。论行也清净柔弱，语迹也成功致治。实众流之江海，乃群艺之本根。臣少览经书，偏所笃好，虽从役军府，而不舍游息。钻味既久，斐{文}如有所见，比之前注，微谓异于旧说。情发于中而彰诸外，轻以管窥，遂成穿凿。无取于游刃，有惭于运斤。不足破秋毫之论，何以解连环之结。本欲止于门内，贻厥童蒙，兼以近资愚鄙，私备忘阙。不悟姑射凝神，汾阳流照，盖高之所卑，迹言在察。春末奉旨，猥蒙垂诱，今上所注《老子》，谨冒封呈，并序如别。”诏答云：“李君游神冥昏，独观恍惚，玄同造化，宗极群有。从中被外，周应可以裁成；自己及物，运行可以资用。隆家宁国，义属斯文。卿才思优洽，业尚通远，息栖儒门，驰骋玄肆，既启专家之学，且畅释老之言。户列门张，途通径达，理事兼申，能用俱表，彼贤所未悟，遗老所未闻，旨极精微，言穷深妙。朕有味二经，倦于旧说，历览新注，所得已多，嘉尚之来，良非一绪。已敕杀青编，藏之延阁。”又上一本于高祖，一本于世宗。

武定中，迁卫尉卿。会梁遣贞阳侯萧明等入寇彭城，大都督高岳、行台慕容绍宗率诸军讨之，诏弼为军司，摄台左右。临发，世宗赐胡马一匹，语弼曰：“此厩中第二马，孤恒自乘骑，今方远别，聊以为赠。”又令陈政务之要可为鉴戒者，录一两条。弼请口陈曰：“天下大务，莫过赏罚二端，赏一人使天下人喜，罚一人使天下人服。但能二事得中，自然尽美。”世宗大悦曰：“言虽不多，于理甚要。”握手而别。破萧明于寒山，别与领军潘乐攻拔梁潼州，仍与岳等抚军恤民，合境倾赖。

六年四月八日，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，弼与吏部尚书杨愔、中书令邢邵、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。敕弼升师子座，当众敷演。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缙林之英，问难锋至，往复数十番，莫有能屈。帝曰：“此贤若生孔门，则何如也？”

关中遣仪同王思政据颍州，太尉高岳等攻之。弼行颍州事，摄行台左丞。时大军在境，调输多费，弼均其苦乐，公私兼举，大为州民所称。颍州之平也，世宗曰：“卿试论王思政所以被擒。”弼曰：“思政不察逆顺之理，不识大小之形，不度强弱之势，有此三蔽，宜其俘获。”世宗曰：“古有逆取顺守，大吴困于小越，弱燕能破强齐。卿之三义，何以自立？”弼曰：“王若顺而不大，大而不强，强而不顺，于义或偏，得如圣旨。今既兼备众胜，鄙言可以还立。”世宗曰：“凡欲持论，宜有定指，那得广包众理，欲以多端自固？”弼曰：“大王威德，事兼众美，义博故言博，非义外施言。”世宗曰：“若尔，何故周年不下，孤来即拔？”弼曰：“此盖天意欲显大王之功。”

显祖引为兼长史，加卫将军，转中书令，仍长史。进爵定阳县侯，增邑通前五百户。弼志在匡赞，知无不为。显祖将受魏禅，自晋阳至平城都，命弼与司空司马子如驰驿先入，观察物情。践祚之后，敕命左右箱入柏阁。以预定策之功，迁骠骑将军、卫尉卿，别封长安县伯。

尝与邢邵扈从东山，共论名理。邢以为人死还生，恐为蛇画足。弼答曰：“盖谓人死归无，非有能生之力。然物之未生，本亦无也，无而能有，不以为疑，因前生后，何独致怪？”邢云：“圣人设教，本由劝奖，故惧以将来，理望各遂其性。”弼曰：“圣人合德天地，齐信四时，言则为经，行则为法，而云以虚示物，以诡劝民，将同鱼腹之书，有异凿楹之诰，安能使北辰降光，龙宫韞椟。就如所论，福果可以熔铸性灵，弘奖风教，为益之大，莫极于斯。此既真教，何谓非实？”邢云：“死之言渐，精神尽也。”弼曰：“此所言渐，如射箭尽，手中尽也。《小雅》曰‘无草不死’，《月令》又云‘靡草死’，动植虽殊，亦此之类。无情之卉，尚得还生，含灵之物，何妨再造。若云草死犹有种在，则复人死亦有识。识种不见，谓以为无者。神之在形，亦非自囑，离朱之明不能睹。虽孟轲观眸，贤愚可察；钟生听曲，山水呈状。乃神之工，岂神之质。犹玉帛之非礼，钟鼓之非乐，以此而推，义斯见矣。”邢云：“季札言无不之，亦言散尽，若复聚而为物，不得言无不之也。”弼曰：“骨肉下归于土，魂气则无不之，此乃形坠魂游，往而非尽。如鸟出巢，如蛇出穴。由其尚有，故无所不之，若令无也，之将焉适？延陵有察微之识，知其不随于形；仲尼发习礼之叹，美其斯与形别。若许以廓然，然则人皆季子。不谓高论，执此为无。”邢云：“神之在人，犹光之在烛，烛尽则光穷，人死则神灭。”弼曰：“旧学前儒，每有斯语，群疑众惑，咸由此起。盖辨之者未精，思之者不笃。窃有未见，可以核诸。烛则因质生光，质大光亦大；人则神不系于形，形小神不小。故仲尼之智，必不短于长狄；孟德之雄，乃远奇于崔琰。神之于形，亦犹君之有国。国实君之所统，君非国之所生。不与同生，孰云俱灭？”邢云：“舍此适彼，生生恒在。周、孔自应同庄周之鼓缶，和桑扈之循歌？”弼曰：“共阴而息，尚有将别之悲；穷辙以游，亦与中途之叹。况曰联体同气，化为异物，称情之服，何害于圣。”邢云：“鹰化为鸠，鼠变为鴽，黄母为鳖，皆是生之类也。类化而相生，犹光去此烛，复然彼烛。”弼曰：“鹰未化为鸠，鸠则非有。鼠既二有，何可两立。光去此烛，得燃彼烛，神去此形，亦托彼形，又何惑哉？”邢云：“欲使土化为人，木生眼鼻，造化神明，不应如此。”弼曰：“腐草为萤，老木为蛄，造化不能，谁其然也？”其后别与邢书云：“夫建言明理，宜出典证，而违孔背释，独为君子。若不师圣，物各有心，马首欲东，谁其能御？奚取于适衷，何贵于得一。逸韵虽高，管见未喻。”前后往复再三，邢邵理屈而止，文多不载。

又以本官行郑州事，未发，为家客告弼谋反，收下狱，案治无实，久乃见原。因此绝朝见。复坐第二子廷尉监台卿断狱稽迟，与寺官俱为郎中封静哲所讼。事既上闻，显祖发忿，遂徙弼临海镇。时楚州人东方白额谋反，南北响应，临海镇为贼师张绰、潘天合等所攻，弼率厉城人，终得全固。显祖嘉之，敕行海州事，即所徙之州。在州奏通陵道并韩信故道。又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，外遏咸潮，内引淡水。敕并依行。转徐州刺史，未之任，又除胶州刺史。

弼儒雅宽恕，尤晓史职。所在清洁，为吏民所怀。耽好玄理，老而愈笃。又注《庄子·惠施篇》、《易上下系》，名《新讲义苑》，并行于世。弼性质直，前在霸朝，多所匡正。及显祖作相，致位僚首，初闻揖让之议，犹有谏言。显祖尝问弼云：“治国当用何人？”对曰：“鲜卑车马客，会须用中国人。”显祖以为此言讥我。高德政居要，不能下之，乃于众前面折云：“黄门在帝左右，何得闻善不惊，唯好减削抑挫！”德政深以为恨，数言其短。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，受人请属，大营婚嫁。显祖内衔之。弼恃旧，仍有公事陈请。十年夏，上因饮酒，积其愆失，遂遣就州斩之，时年六十九。既而悔之，驿追不及。长子蕤、第四子光远徙临海镇。次子台卿，先徙东豫州。乾明初，并得还邺。天统五年，追赠弼使持节、扬郢二州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刺史，谥曰文肃。

蕤、台卿，并有学业。台卿文笔尤工，见称当世。蕤字子美，武平中大理少卿，兼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。末年，吏部郎中。隋开皇中，终于开州刺史。台卿字少山，历中书、黄门侍郎，兼大著作、修国史。武平末，国子祭酒，领尚书左丞。周武帝平齐，命尚书左仆射阳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随驾入关，蕤兄弟并不预此名。台卿后虽被征，为其聋疾放归。隋开皇中，征为著作郎，岁馀以年老致事，诏许之。特优其礼，终身给禄，未几而终。

史臣曰：孙搴便藩左右，处文墨之地，入幕未久，情义已深。及仓卒致殒，高祖折我右臂，虽戎旌未卷，

爱惜才子，不然何以成霸王之业。太史公云：“非死者难，处死者难。”“或重于太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斯其义也。元康以智能才干，委质霸朝，绸缪帷幄，任寄为重。及难无苟免，忘生殉义，可谓得其地焉。杨愔自谓异行奇才，冠绝夷等，弑逆之际，趋而避之，是则非处死者难，死者亦难也。显祖弱龄藏器，未有朝臣所知，及北宫之难，以年次推重，故受终之议，时未之许焉。杜弼识学甄明，发言说正，禅代之际，先起异图。王怒未息，卒蒙显戮。直言多矣，能无及是者乎？

赞曰：彦举驱驰，才高行诘。元康忠勇，舍生存义。印印辅玄，思极谈天，道亡时晦，身没名全。

[返 回](#)   [下一页](#)